

梅第揚：

柏林愛樂史上首位中國演奏家 中國藝術家加入世界「天團」 是一種必然趨勢

睽違七年，柏林愛樂再度來到上海，展開為期近十天的「駐演」。此次與他們在上海逗留時間一樣令人矚目的，還有樂團中的中國面孔——今年早些時候，來自中國的中提琴演奏家梅第揚，提前結束了試用期，成為該團的終身首席，這也是柏林愛樂140多年歷史中首位中國演奏家。首次隨團回國演出，這位剛到而立之年的藝術家既興奮又淡定，面對媒體的聚焦，他直言，自己並不能算「突破」的第一人，而中國音樂家在世界舞台「突破」是一種趨勢，「這種突破一定會越來越多。」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
記者 張帆



◆「柏林愛樂在上海」音樂會座無虛席。
攝影：Stephan Rabold 柏林愛樂供圖



◆6月26日晚，柏林愛樂攜手王羽佳在上海演出。攝影：Stephan Rabold 柏林愛樂供圖

考入柏林愛樂後，這不是梅第揚第一次來上海演出。2022年，他應邀參加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季開幕演出，讓很多觀眾記住了他高於年齡的老成。而放下樂器的他，亦有大男孩的率真，甚至有點「潮」。參加發布會時，穿着一雙跑鞋的梅第揚站上台去，第一句話就是「終於可以說中文了，很驕傲、很自豪、很開心。」他坦言，很久沒有在內地駐留這麼長時間，演出之餘一定要帶着隊友們好好逛逛。

在滬期間，梅第揚將參與柏林愛樂的四場交響樂演出，包括兩場與王羽佳合作的音樂會，演繹普羅科菲耶夫《降D大調第一鋼琴協奏曲》和貝多芬的《G大調第四鋼琴協奏曲》。今年是施特勞斯誕辰160周年，為了致敬這位偉大的作曲家，音樂會還將特別呈現其創作巔峰期作品《英雄生涯》。梅第揚認為，這次駐演的曲目編排非常好，可以說盡情展現了柏林愛樂的優勢和誠意。像拉威爾的《波萊羅舞曲》，如果不是好的樂團和樂手，是不願意演這個作品的，每個人都有獨奏的部分，很符合柏林愛樂單兵素質強的水準。另外還有勃拉姆斯《第四交響曲》。除此之外，他還應邀參與柏林愛樂勃拉姆斯室內樂團音樂會，演繹門德爾松的雙中提琴五重奏和勃拉姆斯的六重奏。

想帶樂團夥伴去吃澆頭麵

在同齡人都好動愛玩的年紀，來到素以沉穩、縝密、嚴謹著稱的德奧音樂之鄉，又加入了「天花板」級的樂團，是否有緊張和不適？

面對很多這樣的發問，梅第揚臉上還是洋溢着笑容，說到動情處還會哈哈大笑。在他眼中，柏林愛樂裏的隊友，就是一幫和他一樣的古典音樂狂熱

愛好者，「很幸運能夠遇到這樣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第一次在這個樂團裏面拉的時候，就覺得這個樂團的能量實在是太了不起了，每個人對於音樂的這種追求，真的都是想做到百分之百，甚至於百分之二百。」

加入頂尖名團 只是「一個開始」

隨着相處時間日久，梅第揚還和很多外界曾傳言很有個性、很難被說服的藝術家們成為朋友。他說，加入後的第一場音樂會，就讓他清楚知道，這個地方很純粹，是可以真正做音樂的地方，接受各種各樣的性格，甚至也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性格。更令他欽佩的是，每位柏林愛樂人都有強烈的集體榮譽感。所以，柏林愛樂的單兵素質極強，甚至說最強都不為過。但是，當大家坐到一起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弱化了自己的重要性，每個人都學會了怎麼去襯托其他人，讓這個樂團變得更優秀。「我認為，這也是樂團這麼多年成功的一個必要因素。」

如今的梅第揚，在柏林愛樂也從「忐忑」進階為「享受」。因為他還發現：「團裏的音樂家們也都是人，他們也希望愉快工作、享受生活，我們追求的東西是一樣的，事情一下子就變得簡單了。」這次來到上海，梅第揚做足功課要當好導遊，「導吃」。「他們已經問了我太多關於吃方面的問題了，我不是上海人，所以我也帶着一種共同去探索的心態來到上海，上海的本幫菜非常有名，我一定會帶他們去吃上海紅燒肉。然後我要帶他們一定要去吃一下澆頭麵，讓他們知道不是只有意大利麵。」

2022年，經過了四輪嚴苛考核，梅第揚加入柏林愛樂成為中提琴首席。此前，這個職位曾空缺三

年。在柏林愛樂140多年歷史上，中國音樂家與之距離最近的一次，是指揮家黃貽鈞先生曾應卡拉揚邀請，前往柏林指揮過三場音樂會。而獲得樂團正式職位的中國音樂家，梅第揚是第一人。指揮家余隆曾形容這「不亞於中國出了一個世界級球星，加入頂級俱樂部。」在加入柏林愛樂之前，梅第揚已經是德國名團慕尼黑愛樂樂團的終身中提琴首席，同時也是該樂團史上的第一位中國首席。

憶起這些被無數人羨慕的輝煌經歷，梅第揚沒有忘乎所以，而是恍如古典主義時期的音樂，沉穩、縝密，又不失熱情激昂。他認為，嚴格來說，自己並不是那個所謂「突破者」。年少時，他一直以郎朗、王羽佳、王健等為偶像，他們都毫無疑問是當下世界頂端的音樂家，他們也在他們的時代做到了



◆梅第揚2022年曾獻演上海交響樂團演出季的開幕演出。上交供圖

「零的突破」。所以，他更願意把自己看成「一個開始」。

梅第揚說，一方面，藝術無國界，僅以柏林愛樂為例，就有來自32個國家的藝術家。就在前不久，中國圓號家曾韻也已確認成為柏林愛樂的終身圓號首席，他已經在期待與這位學弟同台。更進一步說，他認為，越來越多的中國藝術家加入柏林愛樂或者其他世界名團，是一種趨勢，甚至是必然的事情。「因為中國好的音樂家越來越多，這種突破一定會越來越多。」

Tips給後來者：保持熱愛 做好自己

在三十歲不到的年紀，就成為世界頂尖樂團的首席，梅第揚的成功，對於正在學習音樂的後輩們來說，是極大的激勵。不過，問起他的學琴心得，他並沒有過多地談技術。「我覺得要學會的是做好自己，一步一步來，千萬不要急於求成。」

梅第揚認為，音樂是一條很長的路，每個人、每一瞬間都是一個進步的過程，除了技術上的進步，還要注重在體魄、思維、文化等多方面修養的積累。「因為音樂是一門藝術，你需要有文人的氣息，要有強壯的身體，才可以勝任今後面臨的無數的比賽、音樂會、旅行，這些其實是很折磨人的事情。」

「我覺得對於正在學習音樂的琴童們來說，不要喪失對音樂的熱愛，記住自己每一天其實都是在做一個更好的自己就夠了，不要去學任何人。」



◆梅第揚說這次要帶樂隊夥伴們多品嚐上海的美食。記者張帆攝

6000餘張票5分鐘內售罄 「柏林之聲」7月流連至廣深

自1979年起，柏林愛樂樂團曾五次訪華，其中曾三度來滬參演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，每次都引發了申城樂迷的極大熱情，成為當年的文化盛事。今年的「柏林愛樂在上海」是該團首次在中國駐演，從6月25日持續到7月1日。用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中心總裁李明的話說，是「不止於一場音樂會」，它將成為一次傾聽彼此、增進了

解的深度約會。在上海期間，柏林愛樂在首席指揮兼藝術總監基里爾·別特連科的率領下，舉辦四場交響音樂會，分別呈現勃拉姆斯、貝多芬、拉威爾、穆索爾斯基等多位作曲家的經典作品，曲目涵蓋了古典主義、浪漫主義以及俄羅斯音樂。與此同時，樂團還在上海推出七場室內樂演出以及一系列藝

術教育等活動，並走進校園、院團以及上海文化地標，在城市的各個角落，與更廣大的人群相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次活動受到了海內外高度關注。今年4月，柏林愛樂四場交響樂演出在全球同步開賣，6,000餘張演出票在5分鐘內售罄。據數據顯示，有超過40%的購票觀眾來自境外及全國其他21個省區市。當然，沒有搶到票的樂迷也無需遺憾，在結束了上海之行後，「柏林愛樂12把大提琴音樂會」將展開在中國多個城市的巡演，其中大灣區有兩場演出，將先後於7月9日和7月10日登陸深圳音樂廳和廣州星海音樂廳。



◆柏林愛樂樂手們在上海展開Citywalk，邂逅中國傳統文化。上海國際藝術節供圖



◆ISH Dance Collective 藝術總監 Marco Gerris 記者 草草 攝影：Alex Brenner 由 ISH Dance Collective 供圖

ISH Dance Collective《狂舞自由式》 極限運動與街頭美學 燃炸西九舞台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草草）霹靂舞、滑板、花式小輪車等城市運動先後進入奧運賽場，近年來吸引了更多觀眾的目光。適逢開幕五周年，西九自由空間邀來荷蘭 ISH Dance Collective 人氣之作《狂舞自由式》作亞洲首演，極限運動融匯舞蹈與勁爆的現場音樂，帶來震撼全場的劇場體驗。

該作品由 ISH Dance Collective 藝術總監、曾任美國舞蹈比賽真人騷《舞一叮》評審的知名編舞家 Marco Gerris 親自執導及編舞，他對記者說，很多觀眾會以為演出是簡單的馬戲式炫技，「但看完後都瞠目結舌！」因為作品不僅展示高超技藝，亦具有獨特的劇場詩意。

Gerris 向來鍾情於不同類型元素的跨界與混搭，他曾經學過小提琴、色士風與吉他，也嘗試過各種不同的運動。用他的話說，「沒兩年就覺得悶了，沒有一樣精，但都還不錯。」一有機會，他就嘗試將不同的藝術元素與文化風格混搭在一起。在《狂舞自由式》中，Gerris 請來十位街頭極限運動達人入場表演，其中不乏世界比賽的冠軍常客，例如滾軸溜冰前世界冠軍 Sven Bockhorst。將這些高手們匯聚一堂，再配上絕妙的編舞與匠心獨運的燈光和舞台設計，最終融匯成高潮迭起的演出。除了讓觀眾一覽霹靂舞、單線滾軸溜冰、滑板、街頭籃球、花式小輪車和自由飛躍等令人熱血沸騰的表演場面外，Gerris 分

享道，他最希望透過演出向觀眾傳達街頭文化的動感與能量。「那種自由、個性，與大家之間惺惺相惜的默契最為動人。」

演出以外，藝術團隊將於6月29日下午舉辦兒童創意形體工作坊，教授9至12歲兒童霹靂舞、hip-hop等街舞動作，啟發他們發揮天分創出自己的舞蹈風格。在6月29日演出後，本地藝術家亦會於自由空間正門外聯手炮製熱鬧派對，DJ、手碟、街舞、當代舞和雜技共冶一爐，與大家繼續狂歡，延續《狂舞自由式》中的自由精神。

日期：6月29日 晚上8時，

6月30日 下午3時
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